日本强震第六天

核阴影

15日上午，随着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氢气爆炸的巨响，福岛上空刮起了北风，核辐射的阴云向东京方向飘移，300公里外的都城开始感受到核恐慌的巨大威慑。就在核污染以令人心悸的速度攻城略地的同时，记者飞抵东京，感受着这座国际化都市数千万民众在淡定、恐慌中的无奈与纠结。

3月16日，在日本茨城县日立市，一名从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疏散至此的女士接受核辐射检测。　新华社发

辐射量超标20倍

是留在东京还是离开东京？

有人舍不得离家，有人无法远行，有人在等机票

东京往南方向，已经出现撤离车流

> “暂时不会走的，工作丢不下，老母亲更丢不下。”
> ——日本人藤井

> “如果我还跟几年前一样，只是临时工，恐怕早就走了。可很辛苦才留下来成为正式工，真的没法说放弃就放弃。”
> ——华人陈继楠

> “好，听你的再等等，买票时别忘了给我捎一张……”
> ——在日华人

东京往南出现撤离人潮　新干线人满为患

15日11点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首相官邸发表告国民书，指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泄漏问题趋向严重，将此前要求疏散的范围由核电站方圆20公里扩大至30公里。与此同时，正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候机的记者，开始不断收到短信，指出日本官方承认核泄漏日趋严重的事实，甚至这种危机已经向全亚洲蔓延。

到达东京后，前来接机的当地友人丁凯带来了消息，日本政府已经向民众发布了东京检测到辐射量超标20倍的新闻。这个数字远比核电站附近区域最高已达人体辐射上限400倍的恐怖统计结果要低，却也足以让东京民众在心底感到一丝寒意。用丁凯的话说，从前天上午开始，已经陆续有人向远离核电站的方向撤离。

驱车从机场往东京城内，正是下班高峰，可以看到出城的高速路段堵满了大小车辆。但在开车的丁凯看来，“这不算什么，从东京往南边名古屋、大阪方向的车流更急更密，被更多撤离者选择的新干线已在一天之内人满为患”。

繁华的东京现出一片萧索之气

进入都城，那灯火辉煌的不夜之城已笼罩上一层似有似无的萧索——人和车都少了太多。偶有戴着口罩或骑着自行车的市民出现在街边路旁，也是行色匆匆、一掠而过。更遑论那流连于东京夜景的游人身影，早已遍寻不见。

而与之相对应的，东京大小宾馆却多爆满，这给记者寻找住处添了不少麻烦。所问之处总能见到拿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住客，却一口本地口音。原来他们是来自东京北边郊县的居民，撤离至此；或是那些居所离单位远的东京市民，为了不致在上班途中被辐射侵染，选择就近住入了宾馆。

有人舍不得离家，有人放不下工作

走进一家路边的便利店，站在那里茫然四顾、面带愁容的员工叫藤井，今年46岁的他已经在不同的超市站了整整21年柜台。“中国？我曾经去你们的首都北京旅游过，和我的父母一起。”但那已经是10年前的往事，藤井的父亲已经去世，老母年迈，已再也经不起远行的折腾。对于山雨欲来的核辐射阴云，藤井说自己也担心，“可暂时不会走的，工作丢不下，老母亲更丢不下。”

走出便利店，一直和藤井聊天的丁凯告诉记者，日本老龄化非常严重，老人带来的问题困扰很多家庭，像目前这种情况下，如藤井一般因为丢不下家中老人而难生去意的东京市民，应该还有许多。

至于藤井说的“丢不下工作”，同样也困扰着不少被核污染南移吓到的东京人。其中就有来自哈尔滨的中国小伙陈继楠。他是宾馆的服务生。“在东京上学然后就到了这里工作。”对小陈来说，当然也怕，但这个时候走就意味着放弃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“如果我还跟几年前一样，只是临时工，恐怕早就走了。可很辛苦才留下来成为正式工，真的没法说放弃就放弃。”于是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对电话中泣不成声的亲人解释、劝说和安慰。

观望者：毕竟辐射还在可控范围内

与丁凯一路同行，听到他接了不少电话，谈话的内容似乎都有关撤离和买票。那都是一些和丁凯关系甚密的在日华侨或留学生，他们想问丁凯是否打算撤离，打算如何撤离。丁凯于是每每很耐心地把之前曾告诉记者的话一次次重复：“先观望一阵子吧，毕竟辐射还在可控范围内，再说手头的公司事务也不是说停就能停的。”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份淡定，话题总会被引向对如何撤离的讨论上。“我查过了，现在东京飞国内的机票最贵的已经到2万元人民币一张，而且很难买到……”“好，听你的再等等，买票时别忘了给我捎一张……”

于是不管在兵临城下的核辐射阴影下，东京如何风雨飘摇，不走的人毕竟仍是多数。想起了在从上海到东京的飞机上，曾与后排一位先生聊天。他姓周，宁波人，代表公司来东京参加一个汽车展会，一路边翻阅相关资料，边小口抿着啤酒，悠然地仿佛那笼罩目的地上空的核辐射阴云与他毫无关系。记者问他怎么一点都不怕，他笑笑说，要有战胜天灾的信心和勇气，而即便是有点怕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……

据《扬子晚报》

东京生活

日本东京一家超市。这里的很多货架已经没有货物摆放了。　新华社发

最后防线

日本防核部队经验欠缺 接到任务一时手足无措

除了核电站工作人员外，日本一支专门负责核安全的部队也参与其中。3月12日，大地震发生后的次日，日本陆上自卫队旗下的“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”先派出20名队员赶往福岛县两个原子发电所，还有90名组成的第二批人员也在等待中。

“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”前身是第101化学防护队，曾参与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，以及1999年的东海村JCO核能事故的救援，赢得了“日本处理核泄漏的最后防线”的美称。

防护队负责侦察与除污染

诞生于2008年3月26日的“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”还比较年轻，是日本陆上自卫队NBC武器（N:Nuclear weapon核武器，B:Biological weapon生物武器，C:Chemical weapon化学武器）部队的一支特别队伍，人数约150名。

“中央特殊武器防护队”作为增援部队，它的执行范围不仅在日本，更扩大到全世界，主要担当特殊武器（NBC武器）所污染区域的侦察与除污染工作。

只练过防核弹，不会对付“反应堆”

但是，陆上自卫队表示，因为从来没有接受过核电站的核辐射防化处理的训练，特殊防化部队对于核反应堆的燃料棒熔解问题，根本没有经验，因此只能与东京电力公司的核能专家合作，在核能专家的指导下从事除尘工作。

日本防卫省希望这一支防核部队能在核反应堆发生爆炸时发挥作用。但是，只是练习了如何防原子弹袭击的这一支部队，如何对付核反应堆爆炸事件，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。

据《东方早报》